

42
36
12

準貴

張天如先生鑒定

通鑑紀事本末

元編

鬱岡山房藏版

張天如先生鑒定

通鑑紀事本末

元編

元史紀事本末序

先是侍御斗陽劉公既刻宋史紀事本末告成事復以京兆徐公之言致不佞里中曰元實代宋又我

國朝之所代也其事尤近不可無述子其寔重圖之不佞敬諾遂取元史稍稍次第其本末刪繁就約略細舉鉅無何有成帙乃序而論之曰昔者秦起西戎



通鑑紀事本末

霸諸侯至始皇而有天下漢儒猶謂之  
紫色餘閏不足當於帝王之次矧元氏  
初起尤非秦比者乎雖然人知秦與元  
之不得爲正統而不知天以秦開漢以  
元開我

朝雖欲無秦與元而不可得也甚矣天  
意之微也當春秋季王王道極壞先王之  
大經大法糜爛不可復收拾此亦宇宙

一更革大會也凡封建之不得不爲郡  
縣井田之不得不爲阡陌皆其勢也秦  
適乘之耳豈秦獨能哉然剷除先王之  
舊則義士不予矧百代所未嘗有則民  
不習而驚無論秦復濟以暴虐雖欲順  
守其能一日安乎漢興因仍秦舊稍緣  
飾以仁義而天下遂翕然而安秦人作  
之而漢人守之秦被其虛名漢享其實

利四百年大業大都亡秦舊物耳漢蓋  
非獨取秦併取其爲秦者而爲漢也故  
曰天以秦開漢也惟我

朝之於勝國亦然自石晉以山後賂契  
丹宋又失銀綏而中國之險盡入夷狄  
天之所以限內外界華夷者不欲終廢  
而地氣自北而南其窮荒絕徼風氣有  
必開者於是元起自朔陲奄燕雲吞全

夏乃始入踐中原而又繞出滇雲蒙段  
之區以及西蜀而併吳會天下始合爲  
一蓋又百餘年而真人起淮甸上帝全  
界所覆當時經營戡定多在吳越荆楚  
間其北盡燕南盡滇僅一指麾而定耳  
此非因其勢卽天威不至於此然則中  
國之險塞復完裔俗之風氣盡開聲教  
邁乎五帝疆宇過於三代豈非元氏爲

之驅除乎故曰天以元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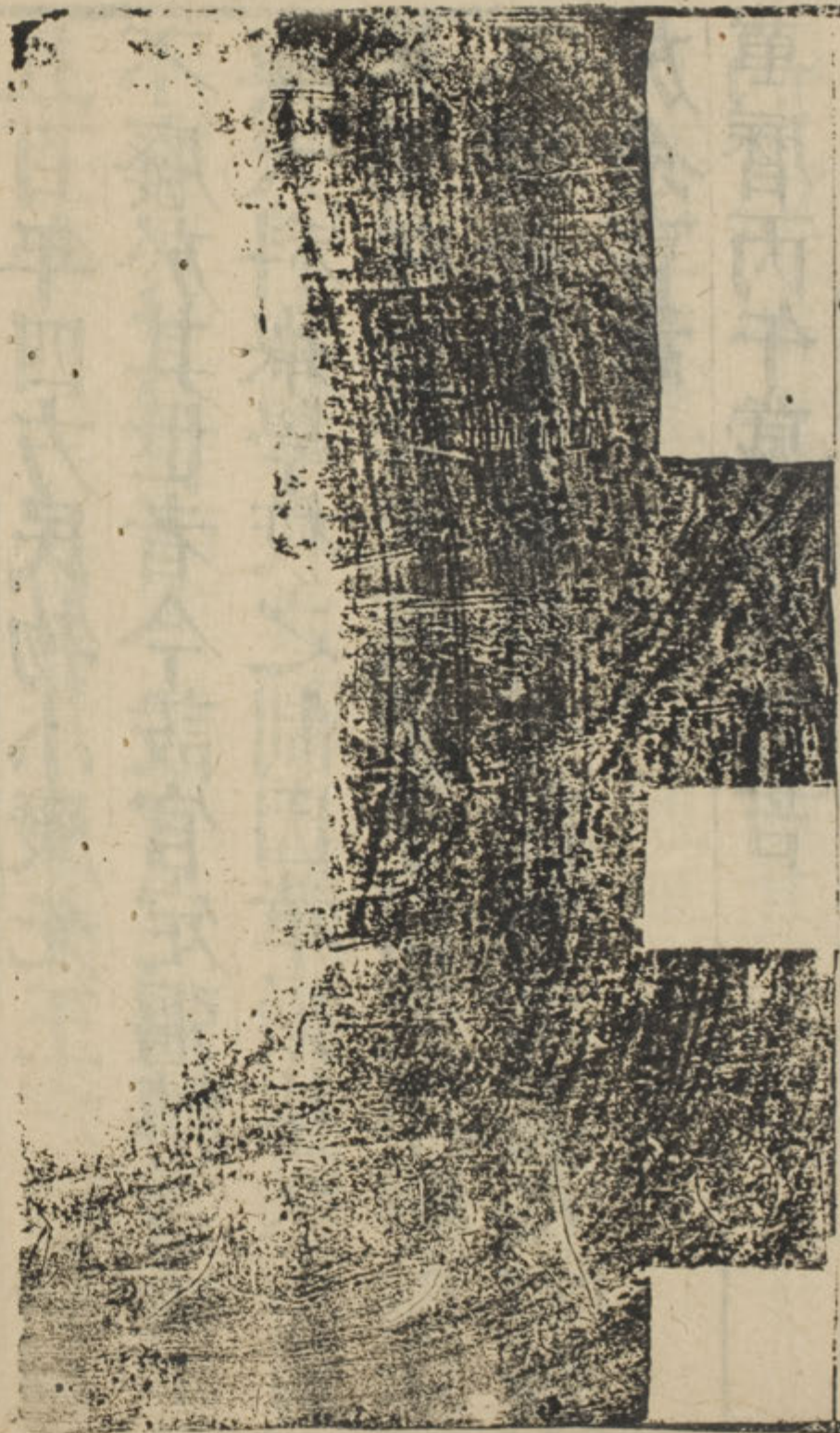
朝也嗟乎當元氏初起其國無文字其俗昧死生其攻城略地無異草薶而禽獮之耳生人之類不絕於其手者幾希彼且視仁義政教爲何物哉而太祖太宗卽知貴漢人延儒生講求立國之道世祖見姚樞而嘆息聞許衡之言而止殺此誰實啟之豈非天哉自宋亡混一

且百年四方民物小康先王之舊物有不廢於其世者今設官定彊轉漕治曆與夫科舉學校之制因革損益猶有取焉嗚呼豈非天哉董子曰天不變則道不變余於元事益信論世者其必有取於余言焉

萬曆丙午歲孟秋之吉

南京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高安陳邦

瞻序



通鑑紀事本末元編目錄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句曲蔣先庚震青較訂

卷之一

江南羣盜之平

北邊諸王之亂

柔顏  
篤哇

海都

高麗之臣

日本用兵

古城安南用兵

西南夷用兵

緬  
金齒

八百  
寡婦

阿合馬桑盧之奸

通鑑紀事本末

元編目錄

卷之二

科舉學校之制

郊議

廟祀之制

運漕

河渠  
海運

治河

窮河源附

律令之定

官制之定

尚書省之復

卷之三

諸儒出處學問之舉

郭守敬授時曆

佛教之崇

武仁授受之際

鐵木迭兒之奸

晉邸之立

三帝之立

明宗  
文宗

順帝

卷之四

脫脫之貶

哈麻附

小明王之立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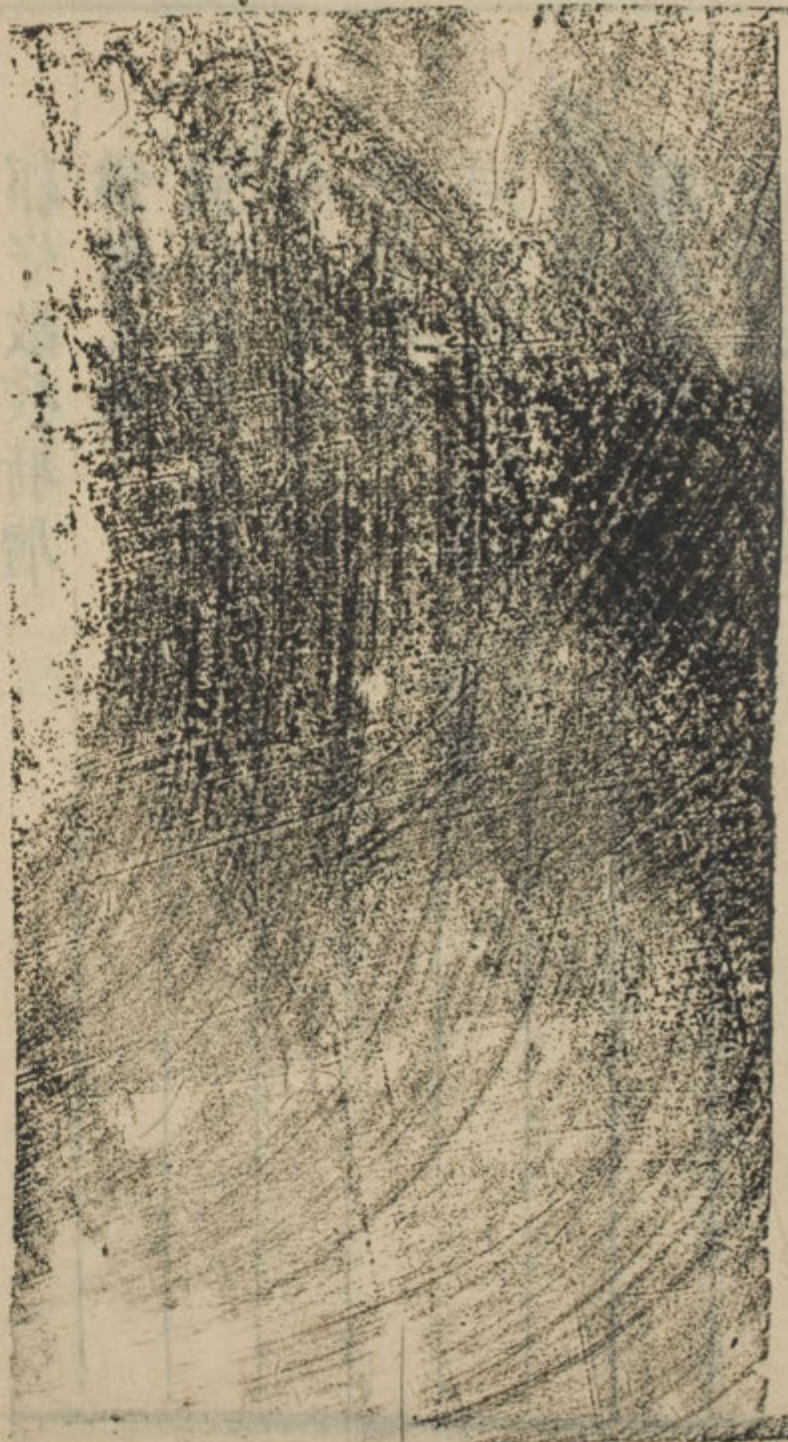
東南喪亂



諸帥之爭

李羅 李思齊

擴廓 張良弼



元史紀事本末卷第一

江南羣盜之平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眾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倡獗完者都先引兵歷其境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為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容之桂龍等乘高為險

高安 陳邦瞻 編

吳興 臧懋循 補

句吳 徐申

豫章 劉口梧

校

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薪焚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畚洞十九年夏四月陳桂龍降初桂龍既遁陳吊眼猶擁衆連五十餘砦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等遂帥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 十二月獲福州叛賊林天成就于市二十年三月廣州新會林桂方趙良鈐等擁衆萬餘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擒之 九月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聚衆剽掠海上合刺帶等招降之凡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 冬十月建寧路總管黃華復及聚衆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詔史彌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三十一年三月漳州盜起自州賓州梧州韶州衡州民黃大成等相延爲亂命湖南宣慰使撒里蠻將兵討之 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閒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呵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故有是詔 十一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月的迷失擒獲海盜黎德及招降餘黨百三十三人卽其地誅黎德以徇以德弟黎浩及僞招討吳興等檻送京師 二十二年二月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討潮惠二州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一十人請將

所獲逢貴等入覲面陳事宜詔許之秋七月至京師言山  
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卽降耶對曰  
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前大兵後  
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  
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之乎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以誑  
民謀作亂伏誅 八月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等謀反伏  
誅 十一月詔議弭盜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歸附十  
年盜賊迄今未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責州縣之  
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  
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與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

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之詔江西行省平章忽都鐵  
木兒督捕廣東等處盜賊

二十五年夏四月廣東民董賢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  
循州民鍾民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起兵皆稱大老明亮勢  
尤猖蹶詔遣江西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  
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旣而福建按察使王  
暉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因  
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  
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  
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  
草竊視之乎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不然禍未已也

御史大夫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謫聞忙兀帶已往鄉毋以爲慮

二十六年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爲兵 五

月明亮率衆萬八千五百七十三人來降 六月月的迷

失請以降賊明亮爲循州知州宋士賢爲梅州判官丘應

祥等十八人爲縣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應祥並赴都

冬十月月的迷失以立應祥等舉兵于京師丙戌明亮

復反以衆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詔建

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

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且謂月的迷失鍾明亮既降朕

心甚遠而汝玩常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卽遣

之 是月婺州賊葉萬五以衆萬人寇武義縣殺千一

人江淮省平章不隣吉帶將兵討之 十一月漳州賊曠

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

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

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

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郡

行樞密院討平之 三月建昌賊丘元等稱大老集衆十

餘人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衆百餘人寇寧國

皆擒斬之 五月月的迷失與江西行省管如德合兵討

明亮降詔縛至闕下如德留明亮等不遣明亮復率衆寇

贛州 六月徽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杭州賊唐珎建平  
賊王靜照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皆伏誅 十一月江  
淮行省平章不憐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  
極邊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  
輕重而爲多寡後爲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  
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萬  
戶府七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宜置萬戶府四瀕海沿  
江要害二十二所宜增置戰艦分兵訓練水戰之法從之  
是月興化路仙遊賊朱三十五寇青山處州青田賊劉  
甲乙等集衆萬餘入寇温州平陽

二十八年秋七月肅愍散總兵討平江南盜賊

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九月治書侍  
御史裴居安言月的迷失遇盜起不卽加兵盜去乃延誅  
平民詔台院遣官雜問之

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  
賊宜誅爲首者餘徙內縣從之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  
名號朝廷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  
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命將校分兵守  
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于是民爭  
出自効不數日六十就擒餘黨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  
但請黜人吏數人而已略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北邊諸王之亂

乃廣 海都 篤哇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寧主瓜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闐里鐵木兒母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他日

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會乘馬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季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少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臨之無不勝矣帝然之乃詔左丞相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進逼

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  
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鐵哥進酒塔不  
及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  
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  
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  
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  
進乃顏敗走追執之 秋七月乃顏黨諸王失都兒犯咸  
平遼東宣慰使塔出遣使馳驛以聞帝命領軍一萬與皇  
子愛牙赤同方備禦之時女直水達官民皆與乃顏連結  
塔出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  
與乃顏黨大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

抄兒赤等欲襲皇子乃以千餘人扈從渡遼水身與乃顏  
兵接戰轉鬪而前射其酋怖古及中其口鐵出于頰墜馬  
死遂軍懿州懿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  
慰公吾屬無道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  
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又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戰捷帝  
嘉其功賜明珠虎符充蒙古軍萬戶

二十五年春正月諸王海都犯邊海都者太宗之孫合失  
大王之子也世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于戈至元初即  
有叛意廷議欲伐之帝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  
其擇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平陽馬步改達魯  
花赤鐵連對遂召見鐵連應對稱旨帝嘉其辨慧曰此事

非連不可然必先詣拔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鐵連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然後議于諸王副者持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違則當誅副者懼而從之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謀害之鐵連厲聲斥之曰且食毋令語言脫口相撫爲罪海都愕然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爲歡海都嘉其雄辨將解與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三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爲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以行乃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具告之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卽外應勦絕何有鐵連還悉以事聞因言曰海都兵繁而銳不遠速戰來則堅壘勿戰去則勿追自守旣固卽無虞矣

帝深然之勅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是歲詔封皇子那木罕爲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以安童行省院事旣而海都叛帝大閱兵將討之先命戶部尚書昔班使海都諭令罷兵置驛來朝昔班至海都傳旨海都聽命旣退軍置驛而丞相安童軍先已克火和木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于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命爲中書右丞議政事妻以宗王女不魯真公主明年復使諭海都且曰苟不從我能諸王蕃衛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至是復寇邊拔都也孫脫迦擊死之夏四月詔皇孫鐵木兒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



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耳北撫諸軍  
進計之都指揮土土哈擊敗火魯火孫札尤魯灰還至哈  
刺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  
路萬戶府

二十六年二月合丹兵寇胡魯口開元路治中兀顏牙兀  
格戰連破之 六月庚申諸王乃蠻帶敗合丹兵於托吾  
兒河辛巳海都犯邊土土哈從皇孫晉王征之抵抗海嶺  
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土土哈以其軍直前鏖戰翼晉王  
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海都兵  
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蠻帶副使八黑鐵兒皆反應  
之劉哈刺八都魯棄間逃歸 秋七月帝自將討海都至

北邊召見土土哈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  
班木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

二十七年二月合丹寇遼東海陽五月寇開元平章政事  
關里鐵木兒帥師戰于瓦法大破之

二十九年冬十月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  
討之至阿撒忽禿嶺已為明里鐵木兒所據矢下如雨伯  
顏先登陷陳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挺身走  
命速哥梯迷禿兒等追之伯顏軍還夜至必失禿卒遇伏  
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至別竭兒會  
速哥梯迷禿兒等亦至乃夾擊之斬首二千餘級軍中獲  
謀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禱書諭明里鐵木

兒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率其衆來降

三十年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樞密李廷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六月詔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

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

成宗大德元年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隣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隣之地時爲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臺阻谷魯忽河而軍伐本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援將幸伯遇牀兀兒麾軍渡河蹙之幸伯敗走僅以身免 十二月駙馬闊里吉思遇寇敗沒是歲秋諸王將帥其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闊里吉思特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闊里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躡

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闊里吉思毅然曰我  
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三年十二月命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刺麻八刺  
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闊闊出總兵北邊急于備禦命海山  
卽軍中代之

四年八月海山與海都軍戰于闊別列之地敗之

五年九月海都與篤哇諸部太舉入寇海山躬督牀兀兒  
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遁去海都不得  
志引還旋亦死

七年秋七月篤哇遣使降篤哇旣敗娶其屬及海都之子  
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  
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迎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  
往報之旣遣始以聞帝嘉之詔傾餉軍士安置驛傳以俟  
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平之  
月赤察兒言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過之心儻諸部合  
謀必爲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欵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  
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據其腹心矣帝  
稱善趣軍進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欵徹不納遂相率來  
降漠北悉平

三年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  
分地五戶絲爲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

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  
朝會班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

高麗之臣

世祖至元十七年始置驛站于高麗初太祖十一年契丹  
六哥領眾九萬餘窺入高麗拔江東城據之太祖遣谷  
只吉剌刺等領兵往其國以攻滅六哥諭令歲輸貢賦高  
麗遣方物謝十六年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賀復遣  
使至其國會使者為盜所殺遂絕太宗二年命撒禮塔帥  
兵攻之囚人洪福源迎降撤禮塔使福源抵王京招其生  
靈福源遣其弟佺請和言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  
年之遂班師四年撤禮塔復朝廷所置官以叛復遣

塔以兵往至王京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  
表謝罪自後叛也 不 世祖八年元 命 遣 其 後 其  
亦有四憲宗末 遣 六世子俱入朝至元 年 撤 禮 塔  
命 德 歸 國 封 為 高 麗 王 以 兵 衛 送 之 仍 赦 其 境 內 二 年  
德 更 名 植 遣 世 子 世 奉 表 以 聞 五 年 植 自 入 朝 至 元 三 年  
帝 欲 通 好 日 本 諭 高 麗 與 日 本 隣 國 宜 為 鄉 道 五 年 植 遣  
其 弟 涓 入 朝 帝 以 植 欺 罔 涓 至 面 數 其 事 切 責 之 特 遣 使  
詔 諭 植 責 令 供 軍 實 造 戰 艦 助 攻 宋 及 日 本 植 復 遣 其 臣  
米 朝 六 年 植 上 表 奏 誅 權 臣 金 俊 等 復 遣 世 子 湛 入 朝 湛  
至 奏 本 國 臣 下 擅 廢 植 立 其 弟 安 慶 公 涓 事 詔 遣 翰 采 思  
不 花 李 等 至 其 國 詳 問 之 尋 詔 授 湛 特 進 上 柱 國 率 兵

三千赴國難帝以植渥廢置出其臣林衍所為詔植渥衍  
等同詣闕面陳情實先遣兵壓境不至即以時進討未幾  
高麗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詔  
樞密院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為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  
地漢晉皆為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  
取日本為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為郡縣馬希曠亦言今高  
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大抵藩鎮權分  
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為二  
分治其國使權侔勢等自相維持則徐議良圖亦易為區  
處議皆未決會使者至其國植受詔復位旋親朝京師七  
年以高麗西京內四郡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忙哥都為

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仍詔諭高麗使歸其民以  
計林衍之故時植復入朝朝廷遣軍送植就國勅將帥  
戒兵士勿令有所侵犯會林衍死衍黨復立承化侯為王  
竄入珍島大軍進至玉京西關城遣人收繫衍妻子植入  
居舊京是年復詔植送使者通好日本八年諸將大破珍  
島賊平之十年植屢言國小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  
駐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勅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十  
一年植卒世子慎襲爵改名瞻尚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  
十四年征東元帥府上言高麗侍中金方慶陰養死士匿  
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  
流諸海島然高麗親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

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鎮撫其民且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為屯田計從之

十九年睦上言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闕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從之

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睦與阿塔海共事二十八年高麗饑詔給米一十萬斛賑之

成宗大德元年封高麗國王距為逸壽王睦前改名以世子源為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中書省臣奏源有罪當廢復以其父距為王三年距遣使入貢丞相等言距在國僭擬不法源年少妄

且象朝廷宜遣官其理之遂復立征南行中書省命源為高麗行省平章事

五月復罷行省官是年距卒子諫復立諫死子壽嗣諫死弟壽嗣

日本用兵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日本古倭奴

國在東海之東先是至元一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博可使者二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

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副之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夫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

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

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高麗君臣感戴來朝歡若父子計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黑的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臣宋君裴金贊等道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爲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植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臣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對馬島日

本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送還執者解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十二月又命祕書監趙良弼往良弼將行乞定與其正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植送弼期必達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儻得便風半日可達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徐稱導良弼至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遣書狀官張鐸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彌四郎等至其大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使所給屢言上國來伐

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云守護所者詐也詔問姚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復以書諭日本令必通好大朝竟不報十年六月良弼復往使至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經略使忻都洪茶丘等以千料舟板都魯輕疾舟汲水三册各三百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還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

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信使杜世忠等元附忻都洪茶丘請自帥師往征日本廷議姑少緩之至是月帝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方略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往征日本九月發二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丘所將征日本新附帶鈔及甲十二月高麗國王曠率兵萬八戰船九百艘自日本詔給洪茶丘等戰具高麗鎧甲戰襖論諸將兵道言麗毋擾其民十八年春正月召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等赴闕授方略二月諸將陛辭帝勅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盡殺其人徒得地何用更



有一事慮卿等不和耳假令卿等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六月門刺罕卒詔以左丞阿塔海代之 八月范文虎等喪師遁還土言初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戰餘軍還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於閩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月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眾議推張自戶者為主帥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九月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設而奴之聞軍是也蓋行省官儀書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吳萬五者亦逃還足信也十萬之眾得還者三人而已 十一月勅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道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海濱城防日本不允 十二月罷日本行中書省

二十年春正月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詔羅糧于察罕腦兒以給軍匠 三月命阿塔海為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劉二拔都兒大募兵造舟伐日本中丞崔彥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二三年復東征未晚不從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王積翁齋詔使日本取道慶元航海  
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共  
謀殺積翁

二十二年十一月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  
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  
於明年三月以次而發會于合浦是月復赦囚徒黥其面  
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為水工以征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以方議伐安南故也先是  
五風東行省敕各處造海舶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有司  
每歲大為奸利吏部尚書劉宣上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  
皆係所請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

三十四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蜂起且女陞小邦親王提  
入無功反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  
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

成宗大德元年江浙省至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  
其時朕徐思之

本寺不至  
一山加妙慈弘濟太師附商舶往使日本日

八年夏四月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十年夏四月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為獻命

江浙行省備之

占城安南用兵

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詔發軍討占城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被執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千五百命唆都将之以行

二十年春正月唆都攻占城破之入其國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寶脫弄花陽求歸順以款師復潛殺所入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唆都等又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唆都等遂謀引還

二十一年二月命阿塔海發兵萬五千八船二百艘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秋七月詔與南王脫歡經此城與左丞李恒往會唆都兵俱進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十二月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二十二年五月脫歡軍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唆都李恒戰死初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脫歡乘間縛棧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穆率其屬來降脫歡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盛官軍疾疫死傷亦眾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

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于乾滿江力戰而死 秋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征安南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爲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安南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二十三年春正月詔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爲安南國王仍命鎮南王脫歡左丞相阿里海涯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時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轉輸賦役煩重貧民鬻子應役舉動之間利害非一旦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

陳益稷於鄂州  
未晚會吏部尚書劉宣亦言之帝是其請命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等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

守禦東關過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功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贖已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許入覲

二十八年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會日烜死子日躡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二十九年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編修陳孚使安南徵

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既還日烜不至故特詔往徵之

三十年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躡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有三卒從中且諷之入朝日烜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烜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廷臣以日烜終不八朝遂拘劉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失弼高興等以征安南無功而還各杖而恥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三十一年五月罷安南兵釋其使歸國時帝崩皇孫鐵木耳卽位故有是詔

西南夷用兵

緬八百媳婦

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議征緬國先是至元八年大理善闡等路宣慰司遣乞解脫因使緬國招其王內附緬使价博詣京師帝復遣使詔諭之十四年雲南省臣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勢須用兵帝未許已而雲南都元帥納速刺丁率兵入緬界稍稍招降其衆以天執還師至是上言緬國形勝盡在臣日中可擊帝悅遂以大卜爲右丞也速的斤爲叅政命諸王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擊之

二十年十一月相答吾兒等分道攻緬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成之復遣使詔諭緬王不應議以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兵攻拔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建都王烏蒙金以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初諸國爲緬所制欲降不果至是因緬城旣拔遂皆來降夏四月忽都鐵木兒征緬之師爲賊衝潰詔發思播田楊二家軍助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

二十九年八月遣汪兀魯迷失以軍征八百媳婦國

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古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爲之帥招其來附以爲進討之地從之

大德四年五月征緬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  
 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弑之  
 王次子奔剌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人討  
 之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完  
 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  
 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成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  
 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  
 諭之使來不必遠塵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  
 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  
 言而實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  
 之出

五年夏四月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 五月雲南土官宋  
 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昭元遠冒煙瘴士卒死者已  
 十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一率數人佐之  
 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然而深後令雲南  
 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妾蛇即金三千兩馬三千  
 四隆濟因誦其衆曰官當徵發爾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  
 身死行陣妻子為虜衆其言遂叛 六月宋隆濟率苗  
 佬紫江諸蠻四千人攻其黃寨掠甚衆隆濟進攻貴州  
 知州張懷德力戰敗死其關劉深於窮谷中梁王瀾濶兵  
 救之賊衆稍却 八月其薛超兀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  
 緬暹還為金齒所遮其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

元史卷之六十一

三十三

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征之 九月誅高慶察罕  
 不花免薛超兀兒為庶人初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  
 不克引還言賊除在胡亥慶等受其賄首唱為邊計是以  
 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  
 及察罕不花薛超兀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十一  
 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磁時劉深兵敗帝始悔  
 不用谷刺哈孫及劉國傑之言及遣劉國傑及楊寨因不  
 花等率四川雲南兩路兵分道進討 楊寨列救宋王提兵  
 隨一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之  
 二十春正月宋隆濟屢攻貴州不解劉深等從葦道使不  
 花等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邀之於重安葉士卒殺傷殆盡

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  
 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遠  
 動大眾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劫掠所在皆叛既不制  
 遠及為亂眾所制言盡計窮倉皇西走喪師七八九棄地  
 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一振都總督以圖收復  
 湖廣湖北大發運糧丁夫眾至二三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  
 愁苦之夫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苦 此文從政敗卒言西  
 府諸元皆重山複嶺陁嶺深林其苦 臨處僅容一人一騎  
 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甚乘險邀擊 我軍雖眾無施或諸  
 蠻遠阻險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步 無所掠將不戰自困  
 矣且自征伐倭國古城交 爾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



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為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  
何以兵之乞早正深罪乃一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  
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朝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  
近境多屯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上者之師萬全之  
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籌定而行  
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人能同心一呼我之理但急之則  
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離心待彼有隙可乘徐  
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賞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  
威兼濟功乃可成若復舍心任威深恐覆轍恐他日之患  
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 二月罷劉深等官時烏撒烏蒙  
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等處諸蠻因時節之亂皆以供輸  
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涼州縣焚燒堡砦遺也速得

將兵會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東  
見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七年三月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答合刺帶鄭祐罷  
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刺哈孫曰懲  
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夏四月劉國傑敗宋隆濟蛇節于墨特川平之初國傑師  
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  
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以謀  
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揚賽因  
不花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

并遂破之於墨特川蛇節降誅之隆濟遁去尋為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伏諸餘黨相繼平

成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等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阿合馬桑虞之奸

至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平章政事阿合馬奏理筭江淮錢穀誣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彧殺之阿合馬回紇人以言利有寵於帝中統三年始立左右部分統庶務以阿合馬領其事仍兼諸路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

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親蒞之乎乃止明乎阿合馬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二萬七千斤至元元年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貧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誤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鈎出其賦帝以阿合馬為有能因罷左右部歸中書超拜阿合馬平章事六年新立憲臺阿合馬慮其發已姦因言于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糾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會某公行

然後事可集耶阿合馬語塞乃止時帝急為富國計見阿  
馬行事時有成績又屢與史天澤爭辨天澤常謂帝由是  
益奇其才專委任之所言無不從阿合馬益橫初制銓選  
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省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  
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為言帝問阿合馬阿  
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  
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  
馬帝從之阿合馬復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  
鹽課以千錠為常額十五年復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  
路轉運鹽使司宜課提舉司宜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  
崔斌上言江南宮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

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濫其子弟之任  
乃身為平章而子若侄或為叅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  
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是斌言命黜之然終  
不以為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入朝亦以官冗  
為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司歸本道宣  
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至是崔斌遷為江淮行省左丞阿  
合馬憤其害已乃奏埋堊并江淮行省錢穀誣權斌與阿里  
禿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擄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  
等往按獄弗且復遣叅政張澍等雜治之竟致斌等於死  
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巒建大功多  
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長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

元史紀事本末卷一  
三十一  
冤之

十八年聞八月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爲未實欲覈之  
上察其非而止

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著因人心  
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  
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  
奸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  
之時高鵬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  
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  
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鵬問果何爲易附耳曰太子來誅

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  
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  
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  
囚右丞相張惠於是鯨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  
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他衆奔潰多就擒高  
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卽遣和  
禮霍孫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張易  
著葉市著臨刑大呼曰土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  
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盜衣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  
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  
之王惲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

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四月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可合馬既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于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櫝藏二人皮問之其妻云每呪詛時置神坐于上又以帛一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中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棺當戮其屍于耿仁于死之 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

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於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以爲灃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怒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勅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嘗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安重爲右丞相盧世榮爲右丞史樞爲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怒並參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榷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

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  
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  
不合罷去故安童復爲右丞相而以世榮爲右丞史樞等  
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  
謂其生財有心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  
文用謂之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  
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  
牧人日剪以獻王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  
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  
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或亦極言世  
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欲置之法尋寵之鈔法者中統

二年王文統請造中統元寶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

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名交鈔法

二十二年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

萬以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

已非議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

之世榮乃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併

鑿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

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

實廢宜取權豪所積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

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大輕宜官給鈔行古權沽

法仍禁民私沽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

得天下不藉餽糧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  
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  
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  
至是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旨曰此何職世  
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畫錢穀者爲阿合  
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出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  
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三月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  
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  
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  
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

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四月  
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  
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眇視丞相左司郎中周戴因  
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廷震  
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  
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  
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  
攷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如言  
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  
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  
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自除本病深矣疏

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今世榮天祥皆赴上都於是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世榮所招罪狀上奏世榮對於帝前一一欵服詔安童與諸者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 九月罷權酷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十一月盧世榮伏誅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聞太子言默然不敢救至是世榮竟以誅死 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有上書請內禪者臺臣匿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殺等請收百司吏案鉤攷天下錢穀欲

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聞之竟以憂懼死二十三年秋七月免左丞相雍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官從總制使院桑哥之言也桑哥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盧世榮誅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並仍前職雍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二十四年閏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為平章



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葉李爲左丞馬紹參知政事時  
麥木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  
兩省爲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  
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三月行至元鈔  
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實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  
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  
視中統鈔五貫文 十一月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阿魯  
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爲右丞馬紹爲左丞初桑哥奉詔  
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  
以爲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今左右掌其頰遂與  
郭祐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獪無  
令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爲詞山曰亦最德者謂言尚書今  
家人咸寃之時有江寧縣達魯 亦最德者謂言尚書今  
日鈎攷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 亦最德者謂言尚書今  
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殺之未幾 亦最德者謂言尚書今  
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  
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授桑哥  
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二十五年冬十月遣使鈎攷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  
鈎攷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  
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  
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夏東

本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叅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等  
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  
其行詔皆從之 十一月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而  
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爲桑哥頌德帝曰民  
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於前題曰王  
公輔政之碑 時董文用爲御書中丞獨不附桑哥使人  
諷文用頌已功德不答又自謂人用曰百官皆具食丞相  
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征事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  
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官之囚持郡國所上盜賊  
之目請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也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  
言皆以不及丞相當有以出之不當抑之也桑哥  
懼之日操臺事諧於帝旨文用慙傲沮法欲罪之帝曰  
御史職也何罪之有

二十六年十二月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  
居江南非便宜悉遷京師桑哥以聞擢絜矩爲尚書省舍  
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旣而江淮行省  
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  
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  
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  
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  
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漢文之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  
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奸用事立尚書鈎攻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片不奏帝不許

二十七年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九月武平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涌出壞者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

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爲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刺渾薛里召集賢翰林兩院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五行災異之說敏伯切時政時桑哥遣

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赦百萬未徵者尚

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

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刺渾薩里入奏于帝謂須下

奏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

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

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免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

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  
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孟頫  
退謂奉御徹里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  
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  
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  
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  
也公必勉之時帝收朔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  
怒謂其詆毀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  
復呼而問之辨愈方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  
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奸臣何  
所容民言何益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

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  
召亂在朝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  
臺省相與辨駁之桑哥詞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  
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  
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  
里帥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里渾  
達里以連坐亦籍其貲二月罷徵理司詔下之曰百姓  
相慶而各路鉤攷猶未盡罷旣而御史言鉤攷錢穀自中  
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  
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旨浦召  
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初桑哥欲

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  
謂其妻曰他日籍我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  
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至是帝欲用爲相謂之曰朕過  
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學  
從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動舊齒爵居臣右者  
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  
完澤可嚮者卽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  
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  
可也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三月仆桑哥  
輔政 初帝命翰林學士盟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  
亦坐免 夏四月中書省臣麥木丁崔戩言桑哥當國四  
年中外百官鮮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  
美地惟以欺蔽九重股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攷覈  
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爲民從之 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  
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貨黃金至四  
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束木還湖廣誅之初要束木  
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歛銀將  
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兵卽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  
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疲死者載隨所獲  
不費要束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死曲以利  
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鉤攷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  
命矣卽日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

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欲實于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 秋七月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黠徒方受上知卽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取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荐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桑哥流祚于散答孫妻子家貴入官至是還之是月桑哥伏誅

二十九年三月誅桑哥黨納速刺丁等初桑哥旣敗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昆桑哥恣爲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旣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時麥木督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禍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柰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 三月丙午言官言長人馮子振嘗爲詩與桑哥及桑耳敗卽亡三語三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修陳平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必以譽桑哥爲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是月詔以楊居寬郭祐死非其罪給還其身貲

成宗元順元年五月省臣言阿合馬桑哥結勢賣官不別  
賢不選法大壞乃詔參朮督可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元史紀事本末卷第二

科舉學校之制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元自  
太宗下中原用耶律楚材議命朝臣歷諸路考試以論及  
經義詞賦分爲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得東  
平楊英等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廷議或以爲非便事復  
中止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王鶚屢請帝以科舉取士  
詔令中書議定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  
官子孫百人教習俟其藝成然後試用皆未及施行至是  
丞相和禮霍孫與雷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  
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爲便凡

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帝  
可其奏繼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  
爲新制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二十四年閏二月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爲祭酒初太  
宗設總教國子之官至元初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  
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旣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  
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爲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  
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爲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  
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  
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  
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以入羨餘貯集賢院  
以給有才藝之士

二十六年秋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

二十七年春正月勅從臣子弟入國子學 立興文署掌

經籍版及江南學田錢穀

二十八年春正月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  
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  
好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  
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  
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

成宗元貞元年三月增置蒙古學政以肅政廉訪司領之  
秋七月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司



每道歲貢二人省立法之試之程者用之所貢不公罪其舉者

大德八年增蒙古國子生三百員選各屬人五十弟充之武宗至大元年召吳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計衡為祭酒學者興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授業日易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履復訓誨之四年夏四月勅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選用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論之曰國學人材可自出卿宜教課諸生勉其德業又嘗諭省臣曰昔世祖置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學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

至是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以吳澄為司業澄用宋程顥學校奏疏胡瑗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意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如何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諱言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

赴

二年冬十月中書省臣上言科舉事世祖朝屢嘗命下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已治人之道詞賦乃摘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賦皆不用專立德行習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材之地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弘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祀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爲首試藝則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脩之士以次敦遣其或徇私濫舉併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爲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

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內科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拘浮藻惟務直達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日中違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兩榜竝同 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立致集賢修撰虞集 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耳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音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明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如使守令之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其德化之於民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太夫操履方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 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言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必有所發也其次則舉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

論文之云猶足以從新其人非徒泛泛莫知以抵者矣

延祐元年十二月復以齊履誦為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去齊履誦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齊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二年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又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詔以近歲公卿大夫子弟與凡民之子入學者眾其學官及生員五十餘人已給廩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員二十四人廩膳並令給之學之建置在于國都凡百河庶府所設譯吏皆從本學取以充之

順帝元統二年三月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

至元元年十一月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為江浙平章會科舉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省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又欲增太廟祀祭為三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

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爲廣西令其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叅政許有壬爭之丞相籍籍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失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無筭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叅政耳有壬曰若張伯誠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自身

宿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六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畢相妨乎否也伯顏不聽甥曰宣聖時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院使溥化謂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橋折橋者矣有壬以爲大恥稱疾不出

六年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旣輟翰林學士承旨巖巖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納其言復詔行之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 初選 雲南以賽典赤爲行省 章政事 雲南俗無禮儀 自相配合 親死則入之 不爲喪祭 子弟 亦始教民

跪拜之節婚用行謀死之爲之棺槨無禁創建孔子廟明  
倫堂請經之學其後崇興孔子廟選經學之士爲之教官  
丞復請下學館諸路遍立孔子廟選經學之士爲之教官  
而文風始興元世學校之盛遠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  
史臣曰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  
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  
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  
藝以經術爲先士褻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  
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  
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有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  
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章  
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  
政之屬者重爲內官又庶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  
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  
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于  
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  
俾之保任遠夷外微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  
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與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任  
之法曰椽史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之名  
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  
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階受顯爵而刀筆下  
吏遂至竊權

隨朝外任已嘗... 毫不可越... 律以公濟... 收

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 郊遣左丞相哈刺哈孫行事先是國俗代有拜天之禮... 冠器用皆從其初憲宗二年秋始以袞冕拜天于日月山... 其冬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議合祭昊天天后土始大合樂作... 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世祖中統二年夏親征北方躬祀天... 地舊壇州之西北瀕馬渾以為禮其族外不得與盡如國

俗至元十二年冬以受尊號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檢討... 唐宋金舊儀於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築臺設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二行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 馬十三年夏以下江南遣使告天地中書下太常議定儀... 物以聞制曰其以國禮行事二十一年帝即位夏始為壇... 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帶率百官為太行皇帝請諡... 南郊為告天請諡之始至是年三月乃合祭昊天皇地祇... 王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刺哈孫攝事是為攝事天地... 之始

九年二月復定郊祀禮丞相哈刺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 事有天子親祀者二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廟社稷歲

時攝官行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遣官攝祭歲用冬至有司豫備儀物至期以聞制下翰林集賢太常禮官皆會中書集議議曰周禮冬至圜丘惟祀昊天上帝至西漢九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論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足法也今當循唐虞三代之典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禮壇墻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且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蓆秸以祀天唐宋而後禮樂王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脩嚴非倉卒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犬下率尊祖以配天今宗廟已有特享郊祭止天爲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是歲郊祀配位遂省

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復議郊祀禮尚書省臣及太常禮官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聖武皇帝祀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而書是之

三年春正月議北郊從祀朝日夕月禮博士李之紹蔣汝礪議曰按方丘之禮夏以二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在國之比禮神之玉以美祭牲馬牛黃犢幣用黃繒配以后



稷其方壇之制漢去都城西十里爲壇四陛唐去宮城北十  
四里爲方壇北角三陛宋至徽宗始定爲再成歷代制雖  
不同然無出於三成之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議去都城  
北六里於壬地選善地於中爲方壇三成四陛外爲三墻  
仍依古制於外墻之外治四面稍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  
室墻垣器皿色並用黃其神州地祇以下從祀自漢以來  
歷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  
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今蓋參酌舉行九月太常禮  
院復下博士檢討儀物是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以太祖  
配五方帝日月星辰從祀

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太常寺復請立北郊帝不從北郊

之議遂輟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詔議南郊祀事中書平章買闕御史  
中丞曹立禮部尚書張堃學士蔡文淵袁桷鄧文原太常  
禮儀院使王緯田天澤博士劉致等會都堂議一曰年分  
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卽位已及三年常有旨欽依二  
曰神位周禮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冬至圓丘所祀  
天皇帝也又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  
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  
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  
文志中宮鈎陳中一星曰天皇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  
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卽天皇帝

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  
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  
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  
天皇帝其五大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  
元年中書圓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圓議五  
帝從享依前代通祭三曰配位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以有配  
也漢唐已下莫不皆然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十一  
月冬至合祭南郊太祖皇帝配圓議取旨四曰吉配禮器  
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註告后稷也告  
以配天也告用牛一宋會要於致齋二日宿廟告

配凡遣官犧尊豆邊行一獻禮至大三年十一月冬至日  
以質明行事初獻攝太尉同太常禮儀院官詣太廟奏告  
圓議取旨五曰大裘冕周禮曰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  
之服鄭司農云黑羊裘服以祀天尚質也弁師掌王之五  
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禮  
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祭之日王被衮以  
象天戴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陸佃曰禮不盛服不充蓋  
服大裘以袞襲之也謂冬祀服大裘被之以袞開元及開  
寶通禮鸞駕出宮服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冕而出  
次宋會要紹興十三年車駕自廟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  
袍祀日服大裘袞冕圓議用袞冕取旨六曰匏爵郊特牲

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謂陶瓦器也  
 用酌獻酒開元禮開寶禮皆有匏爵大德九年正配位  
 匏爵有玷圓議正位用匏配位飲福用玉爵取旨七日  
 誓唐通典引禮經祭前期十日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  
 戒羣官唐則祀七日宋會要十日纂要太尉南向司徒西  
 終獻一品二品從祀北向行事官以次北向禮直官以誓  
 文授之太尉讀今天子親行大禮止令禮直局管勾讀誓  
 文圓議令管勾代太尉讀誓刑部尚書澁之入曰散齋致  
 齋禮經前期十日唐宋金皆七日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國  
 朝親祀太廟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大明殿  
 圓議依前七日九日藉神席郊特牲曰莞簞之安而蒲越

虞韞之尚按蒲越虞韞藉神席也漢舊儀高帝配天紺席

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  
 為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  
 厚奉天以薄改用裋裋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  
 禕加席上禮官以為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  
 九年正位橐韞配位蒲越冒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綾禕  
 青錦方圓議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禕各依方位十日  
 特牲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天地之牛角繒  
 栗秦用騶駒漢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祀用太牢  
 光武采元始故事天地共犢隋上帝配帝用犢二唐開元  
 用牛宋正位用蒼犢一配位太牢一本朝大德九年蒼

二羊豕各九至大三年馬純色肥腠一牲正副一鹿一

八野豬一十八羊一十八圓議依舊儀神

用馬其餘並依舊日

始烟為歆神始宗廟則燔蕭裸鬯所謂

也後世焚香蓋本乎此而非禮經之正

香鼎五十神香鼎香盒案各一圓議依舊儀十二日

牲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又諸子太祭

祀正六牲之體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敝體其犬豕牛羊注

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也熟其敝謂體解而爛

之為二十一體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

為衆俎也七體謂脊兩肩兩拍兩髀二十一體謂肩臂臑

膾脰正脊煇脊橫脊正脊短脅代脊并膈三胃三拒肺一

祭肺三也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

豚解有體解豚解則為七以薦腥體解則為二十一以薦

熟蓋犬豕牛羊分別骨肉貴賤其解之為體則均也皇朝

馬牛羊豕鹿並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國禮圓議依舊儀十

二曰大次小次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張瓊按唐通典前祀

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宋會

要前祀三日儀纒司帥其屬設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

北南向小次于午階之東西向曲禮曰作臨公祀正

曰阼主階也天子祭祀履主階行事故踐阼

定禮文所言周禮宗廟無設小次之文古者人君

阼階蓋阼階者東階也惟人主得位主階行事今國朝  
 廟儀注大次小次皆在西蓋國家尚右以西為尊也圓  
 依祀廟儀注續具未議一曰禮神玉周禮大宗伯以禋  
 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  
 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正義曰或有玉帛或不用玉帛皆  
 不定之辭也崔氏云天子自奉玉帛牲體於柴上引詩  
 璧既卒是燔牲玉也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  
 正經即無燔王明證漢武帝祠太乙胙餘皆燔之無玉  
 燔牲幣無王唐宋乃有之顯慶中許敬宗等修舊禮乃云  
 郊天之有四圭猶宗廟之有圭瓚也並事與收藏不在燔  
 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官典瑞堂玉器

之藏蓋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  
 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蓋燔者取  
 其煙氣之臭聞玉既無煙又且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  
 座既卒事則收藏之二曰飲福特牲饋食禮曰尸九飯親  
 嘏主人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尸嘏主人嘏長也大也行  
 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福於祭之末  
 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嘏唐開元禮太尉未升  
 堂而皇帝飲福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行禮皇帝飲  
 福受胙國朝至治元年親祀廟儀注亦用一獻畢飲福三  
 曰升煙禋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祀天之有禋宗  
 祭地之瘞血宗廟之裸鬯歷代以來或先燔而後祭或

祭而後燔皆為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  
 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栢四  
 曰儀注禮經出於秦火之後殘闕脫漏所存無幾至漢諸  
 儒各執所見後人所宗惟鄭康成王子廙而二家自相予  
 盾唐開元禮杜佑通典五禮略完至宋開寶禮并會要與  
 郊廟奉祠禮文中間講明始備金國大率依唐宋制度聖  
 朝四海一家禮樂之興政在今日况天子親行大禮所用  
 儀注必合講求大德八年中書集議合行禮儀依唐制至  
 治元年已有祀廟儀注宜取大德九年至大三年并今次  
 新儀與唐制參酌增損修之侍儀司編排鹵簿太史院具  
 報星位分獻官員駟及行禮并諸執事官合依至大三年

儀制亞終廟官取旨是歲太皇太后躬有旨及至南郊祀  
 事可權止

文宗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禋祀親祀昊天  
 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蓋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是凡七祀  
 南郊親祀之禮始元舉行焉

廟祀之制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始遷太祖以下神主于太  
 廟國俗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潼以蒙古巫祝致辭  
 即位之元年設神主于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闐  
 焉必闐亦譯言典書記者二年從中書署奉遷神主  
 安寺之瑞像殿四年詔建太廟于燕京至元元年冬

神主于太廟初定太廟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  
 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  
 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  
 凡室以西為上以次而東二年冬享於太廟尊皇祖  
 祖三年秋始作八室神主設祫室丞相安童伯顏言  
 世數尊謚廟號配享功臣增祀四世各廟神主七祀神  
 法服祭器等事皆宜以時定乃命平章政事趙壁等  
 製謚及廟號定為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  
 后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后第二室太定  
 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木赤皇伯妣烈  
 仁出迷失失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帶皇伯妣也速倫第五室

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莊聖皇后第六室定宗簡平皇  
 帝欽淑皇后第七室憲宗桓肅皇帝貞節皇后第八室是  
 年奉安神主于祫室歲用冬祀如初禮四年初定一歲十  
 二月薦新時物六年冬時享畢復命國師僧薦佛事于太  
 廟七晝夜始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設大榻金椅奉安  
 祫室前為太廟薦佛事之始十三年改作金主太祖主題  
 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多  
 諱十四年秋詔建太廟于大都博士言古者廟制率都官  
 別殿西漢亦各立廟東都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同堂後漢  
 遂不能革非禮遂以古今廟制畫圖貼說以聞至是始  
 遷於太廟命承旨和禮霍孫太常卿太出禿忽思等以祫

室內栗主八位併日月山板位聖安寺木主俱遷奉太廟  
睿宗二室金主於新廟奉安遂大享焉撤舊廟毀之

十八年春博士李時衍等言歷代廟制俱各不同欲尊祖  
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室之制尚  
書段邵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正門  
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  
之遂爲前廟後寢廟分七室

二十一年三月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

三十年冬十月祔明孝太子主于廟先是皇太子真金卒  
太常博士議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齊武帝  
謚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謚懿曰惠昭金世宗謚允恭曰宣

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准中祀從之遂謚曰明孝太子作  
主用金至是祔于太廟後追尊帝號廟號裕宗

成宗大德元年制享太廟增用馬

十一年武宗卽位追尊皇考爲皇帝廟號順宗太祖室居  
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  
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

武宗至大二年正月以受尊號恭謝太廟爲親祀之始  
十二月親享太廟奉玉卍王寶加上太祖聖武皇帝尊謚  
曰法天啓運光獻皇后曰翼聖睿宗景襄皇帝曰仁聖莊  
聖皇后曰顯懿其舊制金表神主以楨貯兩旁自是主皆  
範金作之如金表之製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始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廟先是  
 祐七年冬十月帝命太常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賢等議  
 祀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無以朕勞而有所損焉其  
 一遵典禮十一月帝躬謝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  
 仁宗室輒欷歔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至是遂行四孟親  
 之禮謂群臣曰朕瀆承祖宗丕緒夙夜祗慄無以報稱  
 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自今以始  
 歲必親祀以終朕身 五月中書省臣禮官上言前代廟  
 式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增為十四間東西  
 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  
 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為世止六世  
 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后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為寢作  
 前殿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為  
 室庶幾情文得宜從之

三年六月議定太廟夾室時以太廟夾室未有定制詔臺  
 院禮官定議博士議曰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  
 室前堂同禮曰西夾南向注曰西廂夾室此東西夾室之  
 正文也賈公彥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是則夾  
 者猶今耳房之類也然其制度則未之聞東晉太廟正室  
 一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共十有八所謂儲者非夾室歟  
 唐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又宋哲  
 宗亦嘗於東夾室奉安後雖增建一室其夾室仍舊是唐

宋夾室與諸室制度無大異也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今廟制皆不合古權宜一時宜取今廟一十五間南北六間東西二間準唐南北三間之制壘至棟為三間壁以紅泥以準東西序南向為門如今室戶之制虛前以準廂所謂夾室前堂也雖未盡合於古於今事為宜從之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奉安仁宗及慈聖皇后神主先是盜入太廟盜仁宗及后金主命重作至是奉安太常禮官以失守議罪有差 四月更定太廟室次初博士劉致建議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於東穆處於西所以別父子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國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入室而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

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太祖室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為昭之第三世昭之後居左穆之後居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為上也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為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况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

不可居故君之上况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祖宗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至是中書省臣以致議上言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以次祔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祔東室今議者言國家建太廟遵古制古尚左今尊者居右為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居中南向睿宗宜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次祔裕宗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議近是謹繪室次為圖以獻惟陛下裁擇從之

文宗天歷元年詔毀顯宗室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始以真哥皇后配饗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逮魯曾曰先朝既以直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和文宗母和那對曰直哥皇后在武宗朝已應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卽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為后以配享先王為萬世笑豈宜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顯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奚為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為帝學庶幾堯立為帝未聞冊以為后而配饗皇

上為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眾服其議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

後至元六年詔毀文宗室

至正三年冬十月親祀太廟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 按元世宗廟之事本末因革大槩如此凡六祭祀尤貴馬潼將有事勅太僕司桐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馬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遵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潼則蒙古大祝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齋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亦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於南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云

律令之定 補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五月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家世業吏習于律令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緝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上之帝命刻板頒行使百司遵守既而王暉上政事書言議憲章以一政體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未作成憲吏承於下違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

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  
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更是皆司理之官而無所守  
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爲理未免有酌  
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累朝聖訓與中  
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  
無二門輕重適當更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治矣帝曰  
善

成宗大德三年春二月命何榮祖更定律令榮祖上書言  
臣所定者三十餘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  
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召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  
而榮祖卒既而鄭介失上言律者至公大定之制也臯陶

士明于五刑穆王訓誥屬三千綱舉目張井然不紊  
故百官奉法各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視法各知所避而  
不敢犯自三代而下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爲先歷觀古今  
未有無法而能一朝居者也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  
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並緣爲欺如甲乙互訟甲有力  
則忘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則無所  
可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顧豕驚  
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陷之以刑也欲強  
三無犯得乎內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遇  
事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  
不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勅旨條令雜採類編

刑行成帙曰斷例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爲  
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  
以十年間之例校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世其  
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法令  
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同或綸音初降而  
泯沒遂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語上無道揆下無法  
乎不聞如是可以立國者京都爲四方取則之地法且  
不行况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釀者比屋有之酒  
益薄價益高而民益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愈多輦轂  
之下十家而八又如奸盜殺人必不可赦而每歲放禿  
以

例而今之嫁女者重奩財錢品明官富人或緊七十錠而  
之家不下二三十錠更重奩頭面羊酒等物與舊例  
口無異又如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隣之例而人民業多  
歸勢要雖親與隣不得占執告到官則無力與辦業在  
家終爲所有推此數端天下槩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  
爲重而婚田錢債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  
是開官吏受賄之路也審囚決獄官每臨郡邑惟具成案  
行故事出斷一二便爲盡職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  
不少也路縣官吏未飽其欲每聞上司官至則將囚徒保  
候審錄既畢仍復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兼衙門紛雜  
事不歸一十羊九牧莫之適從普天率土皆爲王民豈可

家自爲政人自爲國今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謀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自管領不相統攝凡有公訟並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調文移不得一會或指日對閣則各司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至於強凌弱聚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爲甚昔先帝時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尤多今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先帝建元以來制勅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爲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國有常科吏無蔽侮永爲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門投下頭目除管領錢糧造作外無問大小詞訟俱涉約會者並令有司歸問庶使政歸一體獄無久淹可謂成物之簡能太平之要道矣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詔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名曰風憲紀綱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爲令使吏不得爲奸治獄者有所遵守從之

三年二月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二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

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二斷例爲條七百十有七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二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諒之流則南人遷于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馬伯啓又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卒不果行

運漕

河渠  
海運

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浚通州運河

十九年十二月始海運初朝廷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庸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



二十年復海運是年用王積勳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行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朮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罷新河復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忙兀朮爲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蓋猶未專於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歲遂罷東平河運糧

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令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海運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項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畜洩河成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丘濬曰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隍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泗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流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運糧由江入淮由淮

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后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四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 朝廷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濕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插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于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創爲之非有所固也元人爲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爲大禹疏鑿隋煬開闢終爲宋人之用以爲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顯在宋臣不敢知若夫元之爲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朝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

二十七年五月省臣馬之貞言霖雨崩崖河道淤淺宜加修濬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採伐木石

等以充用歲委都水監一官巡視且督工易牒以石而流所緩急為先後從之

二十八年併海運四府為都漕運府一從朱清張瑄之請也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曰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牒以時畜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耒鍤為之倡置牒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軌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

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丘濬曰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牒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牒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申禁城之比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議欲復元人舊規然亦未覩其果便利也

成宗大德五年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八年增海運米爲百四十五萬石

十年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漕糧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輸五十萬石並由京師從之

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鹽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石走沙漲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水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併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悉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先是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歛

橫出漕戶困之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船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澈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爲海道運糧都漕漕萬戶府官各以已力輸運完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爲遙授右承海漕都漕番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千戶等官俱從之

仁宗延祐二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由會同河以達于都多踰期不至詰其故皆言始開河時止許二百五十料船近來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

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往來舟楫  
宜于沽頭臨清二處各置小石牌一禁約二百料以上之  
船不許入河違者罪之

順帝至正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時中書叅議字羅  
帖木兒都水傅左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一百十餘里  
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合  
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脫爲中書右丞  
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脫脫排羣議務在必行左丞  
許有壬因條陳其利害言成宗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爲民  
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  
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以上河

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文宗至順初因都水監郭道壽  
言金口引水通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令工部官併河道  
提舉司及耆老相視皆言水由二城中多窒礙又盧溝河  
自橋至合流處從來未曾有漁舟上下此卽不可行船之  
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行船  
當時何不干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  
爲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曠野縱  
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  
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  
之所在豈容僥倖于萬一乎又地形高下懸絕若不作閘  
必至走水淺澁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

年每月專人淘洗是終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于外萬口一辭以爲不可若謂爲成大功者不謀于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上脫脫終不納興工四閱月而畢起閘攷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旣而御史糾劾建言者李羅前木兒傳佐俱伏誅是年今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福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

竊據浙東西之地貢賦不供海運之舟不至京師

至正十九年遣伯顏帖木兒徵海運于江浙詔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與行省丞相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後三年復遣官往拒命不與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隩而行抵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月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百五十里後朱清張瑄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大洪又過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過成山過劉

至芝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最後殷明  
 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沙放洋向東行  
 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  
 是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  
 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漕河之費則其  
 所得蓋多矣 歲運之數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  
 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 二十一年二十九萬  
 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 二十二年一  
 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 二十三年五十七萬  
 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一石 二  
 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  
 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

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  
 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  
 百一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 二十八年二百五十二  
 萬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  
 石 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  
 十八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 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  
 有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 三十一年五十一  
 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  
 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三十四萬五百

日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 太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

一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 二年七十

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五

石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 四年七十九萬五千

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 五十七

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八萬七千六百五十

石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二百

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

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

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

二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二百

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 十年一百八

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

石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

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

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

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

六千三百石 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

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 四年二百八

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

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

八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 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



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  
 二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  
 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 三年  
 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  
 一千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  
 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  
 二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  
 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  
 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 七年三百二十  
 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

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  
 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  
 石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  
 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  
 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  
 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  
 三萬七千五十一石 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  
 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 四年  
 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  
 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

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  
三百六石

史臣曰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  
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策而江  
南之粟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  
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豈非一代良法與  
丘濬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  
梗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  
始于元馬史稱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滑  
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

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二十年海運

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末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  
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  
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以爲一代良  
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非  
無徵者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二曰陸曰河  
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  
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漕  
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  
歲運克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

先而為意外之慮今於國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道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鹽魚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日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患患預防之先計也

治河 窮河源附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月河決開封祥符陳雷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滎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處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二十五年五月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穎二州皆被其害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夫二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環形為久利之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甲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雷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北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則堤安得不壞水多得北也蒲口今決于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

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宜順水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量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末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二年七月汴梁等去大雨河決漂歸德數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邢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丹築七十六所

大德十年正月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河決自德又決封丘

仁宗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沒民田廬

泰定帝泰定二年二月以河水屢決立行都水監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 五月河溢汴梁 七月河決陽武漂民居萬二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三年四月修夏津陽武河堤三十三所役丁夫七千五百人

順帝至元元年十二月河決封丘

至正四年正月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

月河又决汴梁 五月大霖雨黄河溢平地水二丈决  
茅堤金堤曹濮濟兗皆被災 十月議修黄河淮河堤  
五年七月河决濟陰

八年二月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為大監魯修河道  
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  
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竝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  
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不果行

九年正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五日  
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十一年四月開黄河故道初黄河决丞相脫上集羣臣廷  
議言人人殊賈魯復申前議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

故道役不大興魯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

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亦自濟濮汴梁

各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

采輿論以為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飢饉

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

慮者將脫上先入賈魯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

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

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

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黄河故

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

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

楊清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可興功凡五閱月  
 婦隄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金帶銀幣詔賜  
 脫七世襲答刺罕之號以淮安路為其食邑命立河平碑  
 其諸都水監有司官皆以功遷賞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謡  
 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  
 得石人一眼而汝頴之兵起 時命翰林學士承旨欽昂  
 玄制河平碑既成玄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  
 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事者無所考定乃從  
 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實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  
 懼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其有疏有濬有塞三  
 者其馬驪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

謂之濬抑河之 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因曰生

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擊之  
 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  
 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壅生潰滯生堦也河身者水雖通行  
 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為岸  
 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  
 水墮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舩築修築補築之名  
 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  
 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  
 壑制壅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  
 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

者舊當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  
 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此外不能悉書其  
 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  
 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  
 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關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  
 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  
 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筭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  
 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故道十里通  
 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  
 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而  
 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

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  
 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減水河口  
 生地長二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  
 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  
 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  
 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  
 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  
 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  
 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  
 百十有七步其舩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二  
 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樑實以土

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  
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  
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  
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  
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  
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  
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  
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  
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四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去置椿木  
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  
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埽刺水者二長十有  
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五  
十步內剗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  
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丈高丈有五尺仍  
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二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  
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掃隄並行作兩埽有夏人水工徵  
自靈武作東掃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  
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要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  
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  
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縶大縶長三百尺者  
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  
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



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嚙於衆上聲力  
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  
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爲接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  
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猶大板之上以漸繩之  
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  
土覆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寔厚薄先定  
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纒密堅壯互爲撐用埽不動  
控口力不足次以繼之積累旣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  
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  
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旣  
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  
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  
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  
二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歸入  
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繩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  
十步之外或鐵猶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  
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  
大椿分折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  
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  
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  
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  
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

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  
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  
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  
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  
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管結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其  
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  
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  
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築縷水  
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底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  
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三步亦顛  
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

步內窺岸上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

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

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

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

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西

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

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隨魯乃精思

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

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繩絞縛綴爲方舟

又用大麻索竹繩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

猫於上流碶之水中又以竹繩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

大樞上每組或礮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桅皆頭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楛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組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搥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頭與舟穴水入并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水簾令後復布小歸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以物隨壙填築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晚百刻後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隄

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隄距北岸纔三四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巨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遂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豕猛疾勢撼埽其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覩者服弁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口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前欄頭埽之前後先

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土石白  
 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  
 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用  
 家場圃之具曰輓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蘊前埽之旁  
 步置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  
 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渾不  
 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  
 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一尺  
 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  
 丈五尺通高七丈四尺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  
 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二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

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

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云

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云

縣增倍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

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

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

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

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八百葦桔蒲葦雜草以束

者七百一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

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

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

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  
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  
扶椿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  
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  
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貨兼以計  
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四  
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  
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  
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上能禦水水  
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砢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  
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  
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上能體上意不  
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秉  
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  
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史臣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  
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  
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使魯不與是役天  
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二十六年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  
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  
害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閼  
 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闐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  
 者又皆推本一家其說恠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七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楚宮隘與是浸高行一日至嶺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泓如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國西正西三千餘里雲南澄江宣撫司之西北二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各為大澤曰火敦腦兒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

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

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闌可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出也里出河也里

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

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五七里

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斜木輪

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

里或半里其深叵測及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府

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

及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

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軍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

偏西流入五百餘里又東北流思本日自軍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

流過撒思加河行崑崙閉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

闊提二地相屬又一處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

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曰河過關

今河合亦西入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崑崙以西人簡少

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

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跳躍而越

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山

思本日曰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

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日曰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共流二

出之西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原自威

成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

里折而西北流五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  
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

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馬頁  
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北

河水南來入河思本同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北

比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  
比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馬項凡

八百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上橋站正東流  
承羌城廓州溝米站界羌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野

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水浩  
疊河合湟水源自祈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

源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  
源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臨

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  
穎大回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溪細流傷費莫知紀極

出皆卓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皆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  
盡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本曰自洮水與黃河合

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凡八  
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

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黃陽嶺之南水正  
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

古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  
古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盧子關亂  
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

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州之  
南亂山中西南流過晉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

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  
百里過河中府遇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

乃折而東流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  
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

百餘里與黃河合



通計九千餘里

### 官制之定

世祖中統元年四月初定官制初太祖鐵木真起自朔土  
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  
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丘其則左右其  
而巳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州以治之  
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太宗窩闊台始立  
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  
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世祖卽位始大新制作乃命劉  
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  
其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

禮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  
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  
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  
南人貳焉於是代之制始備五月立十路宣撫司置宣  
撫使并副使

至元七年春正月立尚書省初議三省竝建侍御史高  
上言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  
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  
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  
一省猶曰有雍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  
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

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曰官不如一省便。帝深然之。

九年春正月罷尚書省

十五年秋七月詔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龍，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

十九年十二月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彥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申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慾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止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虎雖未嗜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此不可行也。從之。

二十年六月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千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百貫以上者死。詔言今一月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再議增。增一月月俸所增俸鈔唯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所以食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左增以五分。

二十三年秋七月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既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增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倣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

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請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違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官先是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設計張網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立而不辦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不貴衆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職員愈多而治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廢二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

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爲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爲階自正一至從九爲品掌典當行爲職各職所居爲位各位養廉之資爲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吏爲吏其制亦已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臣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

弊三曰軍民之弊天文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  
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薦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  
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之也  
哉既不遑考校則取準于籍之董書之所陳布者矣于是  
雜流之人進貨簡之實簡遂致員多闕少無知之而經營  
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  
吏員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  
其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爲則曰僚屬非一豈我之所  
能獨主混齊等而難辨受主命而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  
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人  
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數宣政化如是則

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爲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  
而徒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惧法之人姦欺之計亦益  
生矣伏望陛下察此三弊凡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  
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悉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宜  
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門及萬戶千戶所管  
不及數之類可併者悉併之凡省臺院部以下有諸司之  
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悉減之然後以慎名  
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典  
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  
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于煩役免于苦刻而民  
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

也上嘉納之于是省内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 尚書省之復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爲右丞相脫虎脫爲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政事保八爲右丞忙哥鐵木兒爲左丞王羅參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柯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始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

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前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等爲之帝從之議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遠而更急乞與言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設以五更新度政事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其未嘗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無之各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撓者罪之九月帝從樂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全三鈔五兩黃金一

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金銀倒換緡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嘗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糶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過沸湧金銀松相買賣及海船興販金銀銅錢絲棉布帛下海者並禁之 尚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太名多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費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

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並從之時又立資國院於大都山東河南遼陽江寧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一折二竝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信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尚書省上言三言內降之旨囊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堂之今臣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省官委中書從之

三年六月詔尚書省直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奴等  
百司庶務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恪勤者量改自今晨集  
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  
辭以病者杖罷不叙

四年正月帝崩太子德壽尚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  
八王羅等皆伏誅初是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  
百姓凡誤國者皆誅之延慶使楊朵兒只誅曰爲政而  
首禍殺非也太子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旣而御史  
言脫虎脫等旣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列司若孛羅忙  
哥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兒寺奸貪害政令中書方欲用  
爲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罪黜逐流忙哥等于海南弄

後以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有司百務復歸中書省四月  
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資國院及各處貨監提舉司俱罷  
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鈔截日封貯民  
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  
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  
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陳邦瞻曰元世尚書省之設凡三阿合馬桑哥脫虎脫  
三人相終始初皆以言利當人主意尚書省蓋專爲理  
財用設也中書尙不可理財而必別設一省由之並哉  
由元世任用勳舊諸人皆新進若與之同官勢必出其  
下不可得志惟別立尚書省而中書之權遂奪權奪而

諸勳舊東手擁虛位矣此阿合馬諸人之謀也

